《臺灣史研究》
第 21 卷第 1 期，頁 45-93
民國 103 年 3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日治臺灣麻雀*的流行、「流毒」及其對應**

陳文松***

摘　要

清廷於甲午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源自清光緒後期中國的麻雀，如何在 1920 年代中葉風靡東、西洋之際，以「室內社交娛樂」之姿再度迂迴傳進殖民地臺灣，對社會造成重大衝擊和影響，乃本文之研究課題。

根據本文分析可知，日本殖民政府領臺初期，便採行禁賭與徵收「骨牌（奢侈）稅」雙管齊下來抑制賭風，同時挹注財源。「骨牌稅」主要針對當時最為普遍的四色牌賭博而設，至於「叉麻雀」或「打梅雀」則只限於少數臺灣上等階層的高級娛樂。然而 1920 年代前半，「麻雀」變鳳凰，橫掃東、西兩洋，並從日本本土「飛來」殖民地臺灣，麻雀成為時人海上商務、旅行的良伴；各種形態的麻雀俱樂部更成為麻雀從點擴散到面的重要管道。

麻雀的大流行，讓大眾為之瘋狂。不分階級、種族、地域及性別，1920 年代中葉起，打麻雀儼如成為臺灣社會的全民運動；然而麻雀的流毒——麻雀賭博亦如影隨形，讓殖民政府與反殖民統治陣營的臺灣知識階層皆慌了手腳，如何將麻雀「去賭化」、避免青年學子沉溺其中虛擲光陰，雙方對此均各有作為。殖民政

---

* 麻雀又稱為麻將，而打麻雀或打麻將俗稱打牌，戰前日人片岡巖亦曾稱之為「打梅雀」。今日麻雀牌的起源雖可追溯到唐代的「葉子戲」，但如本文所引陳熙遠的研究指出，若從牌色的形制而論，明代的馬吊可說是近現代馬將（麻將、麻雀）的前身，日治時期均以「麻雀」稱之，故除部分引文中的譯文外，本文原則上沿用此一用語。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佳里醫生、文學才子吳新榮進府城——跨時代文化人的日常生活與娛樂：以麻雀、圍棋和電影為中心」（NSC102-2410-H-006-009-）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以〈日治時期文化人日常生活中的「賭博」：吳新榮日記裡的麻雀物語〉為題，於 2012 年 11 月 16-17 日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日記與社會生活史」學術研討會發表。在此特別感謝本文從構思到撰述、會議發表過程中，給予筆者寶貴意見的開南大學應用日文系兼任助理教授李尚霖、評論者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李衣雲，以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與日記解讀班的先進和夥伴們。最後，更要感謝匿名審查人不厭其煩地審閱可謂冗長的拙文，並不吝惠賜高見，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3 年 8 月 6 日；通過刊登：2013 年 12 月 30 日。

府一方面縱容在臺日人設立麻雀俱樂部，一方面又對臺人利用麻雀賭博抱持高度警戒；反觀反殖陣營則是一方面在輿論上批判殖民政府縱容，要求禁絕麻雀，但一方面私下又經常深陷其中。麻雀對應的成效不彰，也凸顯出這項介於娛樂與賭博之間的大眾室內社交娛樂，令人又愛又恨。麻雀考驗著政策，檢驗著對策，但同時亦反映著人性。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麻雀大剌剌的走入家庭、飛入社會，也讓女性的角色融入家庭娛樂與社交生活的範疇，得與男性平起平坐，在方城之戰中占有一席之地。1930 年代初期「麻雀女郎」的登場，更被時人譽為走在時代尖端的女性新職業。

關鍵詞：日治時期、麻雀（麻將）、麻雀女郎、室內社交娛樂、賭博